

不屈的脊梁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湘江副刊

主编:曹辉 执行主编:易禹琳

投稿邮箱:xiangjiangzhoukan@163.com

重读铁道游击队政委的家书

成新平



文立正。

资料图片

被捕者三十余人。对方的武器是东洋刺刀、水龙,与中国皮腰带、皮靴。有师大女同学一人受刺刀重伤,有性命危险。事后当局戒备森严,便衣侦探四伏。北大、平大、师大十日起已罢课;我校虽受伤有人,尚未罢课。空气表面似乎转入镇静、沉默,内心之火更不可化金石了。北平今冬特冷,报载几天冻死了百多人。我们有热血,并未因此寒惧,两拳压在口袋里,依然热烘烘的。

兄征
1935年12月11日

仲劲:

华北由“亲善”而“提携”,又由“提携”到了现局——分割,铁的事实粉碎了我们误信当国者“自有办法”的心理。你瞧,偌大的华北已不容许安放一张平静的课桌了。怒吼吧,中国!

我校十六日晨八时由西城出动,直达天桥。十点过,先后奋斗得以到场的大、中学生将近一万。悲壮勃勃的气氛惊压天空。草草开过市民大会后,大集体列队,臂挽臂四人一排,回头欲从前门入城示威。这时队伍已扩大到一里多路长,气氛愈觉雄壮了。久久沉闷地压在心头快要炸裂的悲愤和积怒,现在变成呐喊了;平日不能谈论的,现在血似的写在宣言纸上。我们雄视一切,我们痛快,我们感觉华北仍是中国人的。

到了前门,即受到“不准入城”的阻止,数度和平开导与交涉都无效,只有冲锋与肉搏了。我们的武器自然是肉和血;对方的,初是水龙,水龙不足以用,继之以大棒、皮鞭、刺刀、大刀背,于是流血开始了;终于第一排枪声(向天)响了。群众暂时退让了一下,又即刻齐集前进,第二第三排的枪继续响了,同时大刀、警队一车一车压来,机关枪排列更多了,但群众不再惊动。他们见子弹无效,只好与我们讲和,允大队从宣武门进城,我们也只得改路了。途中在西河沿又小冲突一次,下午四点抵宣武门。到达时才知道被骗了:城门同样关闭。后传开城,以解散大队为条件。

“走不走?”“不走!”“等不等?”“等!”这是我们留下来队伍的回答。东北大学、师大、辅仁、北大、汇文等校四百多人,在大风严寒中,在城门外直等到深夜十点多。最后大队欲集中师大,走不到半里,在骡马市大街又与水龙、大刀、刺刀大激战几个回合,因人马太疲,又肚子饿,只好疏散开。到了师大点兵,轻重伤的占五分之三、四……

兄征
1935年12月18日

关于“一二·九”,你们是否得到了这类的快邮代电?这次示威运动北方报纸都不能登载,南方总不如此吧。事后查明的结果是这样:参加人数约五千余人,受伤者二百余人,

当年,文立正白天参加游行示威,晚上挥笔给亲友写信,详细叙述了一二·九运动游行示威的经历与悲壮情景。他用复写纸写了好几封信,其中有一封寄给了高中同学、正在武汉大学上学的李锐。李锐收到信后,连夜用报纸抄好,张贴在武汉大学文学院大门口,并贴上一张纸条:“谁若撕毁,当以汉奸论”。这封信犹如战斗的号角,点燃了同学们对日寇和汉奸的愤怒之火,他们纷纷涌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北平爱国学生,使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在武汉三镇蔓延。

1938年,文立正进入鲁南抗日根据地,在鲁南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担任政训员,开启了在鲁南浴血抗战的烽火岁月。1943年,他被任命为铁道游击队政委,领导着游击队在津浦干线及临枣线上爬飞车、断铁轨、炸桥梁、筹给养、夺机枪……他立下“不赶走日本强盗决不回家”的誓言,在战斗之余,他启迪教育战士:日寇的铁蹄已踏遍大半个中国,祖国山河破碎,我们只有奋勇杀敌,才能救国救民。

他常身着旧袍和打补丁的裤子,穿一双鲁南特有的布鞋,腰束一根用布袋子编织的带子。因袍子过长,行动不便,就将前大襟翻过来掖在腰带里,两把短枪别在腰间,衣袋里装着写满工作情况的小本子。他利用微山湖等天然屏障,建立起水上“私密通道”,将刘少奇、陈毅、罗荣桓、陈光等300多名干部安全护送过境。

1944年6月,文立正调任鲁南二地委委员、宣传科长(即宣传部长)。次年2月22日,他到临城县六区丁家堂村检查工作,由于叛徒告密,突遭伪军袭击。他头部中弹,牺牲在抗战胜利前夕,年仅34岁。

二

文立正参加革命后,无暇给家里写信。1939年冬天,他在山东峰县周家营以友人口气寄回老家的信,以及1943年从临沂寄回老家的信,比较详细地谈到当时的战争生活,可惜都找不到了。

文立正在辅仁大学求学期间,曾满腔热情给读高中的弟弟文立徽(字仲劲)写过一批家书。这15封信存放在烈士老家的阁楼上。1979年3月,文立正的亲属将这些宝贵家书寄给了时任电力工业部党组书记李锐。李锐睹物思人,热泪盈眶,将这些家书编好后,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选录了其中反映文立正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两封信,刊印在所编的《革命烈士书信》一书中。

1935年11月24日,文立正在信中写道:“这星期你们一定天天挤着看报纸,现在我不能不很悲痛地告诉你,要问华北的消息么,那正在破灭与创造之间”。事已确到最后关头,屈辱流离在所难免。这点我去年北上时就认清了的。我并不因此惶恐,只更自努力,知学生生活一日宝贵一日,活动力、沉毅力更大了。我们也时常看到铁鸟的飞影,但上面却不是‘青天白日’的徽标,而是别的颜色,常想到一句悲壮的话:‘我学航空,就是要求死的伟大!’”

1933年除夕,他写道:“今夜一过,明天又是新年。你应当仔细想想你所要做的事,如何准备你的将来,对着全国、全世界,你要反问自己,在这样的时光追逐里,我的家庭是?我的学校是?我的国家、民族是?我的世界是?……这里的‘我’不是狭义的我,能有美好的回答。”“人世间的事物,只要有热,没有造不出的。你看,黄金与钢铁不都是由于高热的结果!”“所谓无生界生活,就是说机器世界,其实静的机械,是动的根源,没有钢的飞轮,时代怎能被推着前进?”……

这些信写得如此真诚,如此火热,让我们看到一位爱国且有思想的兄长,在引导弟弟走上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上的良苦用心;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文弱书生是如何成长为一位坚强勇敢的抗日战士的。



电影《铁道游击队》海报。



等待阅兵。

那一年,我们铁甲洪流驶过天安门

任斌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观看盛大的九三阅兵,我的思绪就回到了16年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阅兵式。那一年,我们铁甲洪流驶过天安门……

2009年,秋阳暖照,把天安门广场的红墙金瓦镀得格外明亮。当晨光还未完全驱散长安街的薄雾时,我们早已身着笔挺的特战服,在北京饭店前集结列阵完毕。当我的手隔着防暴手套触到装甲车冰冷的装甲板时,掌心攥出了汗;这不是寻常的训练,而是要带着钢枪铁甲,走过那座见证了无数历史时刻的城楼,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受阅方队给每名参阅队员准备了一个暖心包,里面有面包、火腿肠、红牛饮料等。记得那天,为了精神更加高亢、斗志更加昂扬,我一连喝了两罐红牛。拧开瓶盖时的清脆声响,成了紧张情绪里的插曲。几口下去,咖啡因在血液里奔腾,原本紧绷的神经更像拉满的弓弦。我连呼吸都刻意调整着节奏,生怕乱了阵容。身旁战友们的眼神锐利如鹰,没人多说一句话,却能从彼此挺直的脊背、攥紧的拳头上,读懂那份共同的信念——我们是雪豹突击队的阵营,这是武警部队首次带装受阅,我们的每一步都要踩出中国武警的底气!

我的思绪忍不住飘回通州阅兵村的日子。那里没有长安街的繁华,只有日复一日的外练形象、内练素质;练作风、练协同。装甲车轮子碾过训练场的尘土,与队员们的训练声汇成不变的节拍。烈日下,汗水浸透作训服,在后背洇出深色的印子。暴雨中,我们依然保持着标准姿势,任凭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脚磨起了血泡,挑破了继续练;嗓子喊哑了,含着润喉糖仍坚持喊出队列口号。“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不是挂在场上的标语,而是我们用每一次训练、每一滴汗水刻进骨子里的信念。

“敬礼!”如林的手臂立起。“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吼声震得装甲板都在颤动。

通过敬礼线的刹那,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了。我只听见几十吨重的战车压过长安街的铿锵声,像母亲数孩子心跳那样精准。阳光从观察孔漏进来,在枪械上跳舞。整个车队以每分钟一百米的速度向前推进,整齐得像是用钢尺划出来的直线。

“为人民服务”的号令在天安门上空激荡,我握紧胸前的徽章,目光越过前方的装甲车,望向城楼的方向。引擎轰鸣如雷,却丝毫不乱,每一辆装甲车的间距分毫不差,每一个方阵的步伐整齐划一,那是千锤百炼才磨出的默契,是武警部队向祖国交出的答卷。从烽火岁月里的浴血奋战,到和平年代的守护安宁,强国强军从来不是一句空话,是军人用青春、用坚守筑起的屏障,护着身后亿万人民的安稳。

我看白鸽掠过炮塔,羽翼扫过国徽。观众席上爆发出欢呼的浪涛,有个小男孩骑在父亲肩上,举着的国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老班长突然嘶着嗓子低吼:“值了!”他的虎口还结着训练时烫出的水泡痕。

多年后,不管我身在何处,从事什么工作,我总会想起那个早晨。当我们披着朝霞驶过金水桥,当人民的欢呼声浪拍打装甲钢板,当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目光落在我们肩头——我突然就懂了什么叫“中国军人”。

如今再想起那个秋天,天安门上空的号令、装甲车整齐的轰鸣,还有战友们并肩而立的身影,依然清晰如昨。那一年,我们带着钢枪铁甲走过天安门,不仅是走了一段路,更是扛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牢记历史,守护和平,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坚定前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贡献属于中国军人的力量。这份记忆,早已成了我生命里最珍贵的勋章,提醒着我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一名随时接受检阅的军人姿态,守护脚下的土地,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誓言。

你好!
湖南国保

简介

慈氏塔,又名慈氏寺塔,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洞庭南路西侧宝塔巷,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塔为宋淳祐年间(1241年~1252年)重修。慈氏塔塔身高为34.58米,七级八方实心,为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层檐间用叠涩法,在挑出的青砖上贴以青瓦,再用砂浆堆塑莲花图案,线条圆润优美。慈氏塔建筑精美,高拔挺秀,是湖南现存最早的砖塔之一,对研究古代佛塔建筑有重要作用。



慈氏塔。

洞庭湖八百里,流域范围围塔楼亭阁不计其数。在这其中,号称“洞庭湖第一塔”的,是岳阳古城码头的慈氏塔。这是湖南境内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砖石阁楼式宝塔。这座宝塔,伴水而生,因岁月沧桑而历久弥新,至今与闻名遐迩的岳阳楼遥遥相望,成为古城的精神图腾和文化地标。

关于慈氏塔的初建时间和主修人,说法不一。一种较为官方的说法是,东晋年间,洞庭湖一带水患严重,隆安三年(399年),东晋安帝派遣永安皇后带着诏书到乾元寺请昙翼法师治理水患,昙翼法师根据僧人妙吉祥的建议,在洞庭湖边修建舍利塔,既安葬寺内圆寂祖师,又安抚云梦之水孽,这座塔就是慈氏塔。

修建慈氏塔,一定蕴含了当地人民战胜自然、追求美好的初心。

二

《说文解字》将“慈”解释为“爱也”,念慈

在心,在佛家慈为慈悲、为菩萨,在人间慈为仁爱、为慈母。在金文的写法里,“慈”上为两束丝线,下为心形,丝线绵长般的情感挂心头,正是“慈母手中线”,中国文字对“慈”的解读,那就是犹如父母对子女如草木滋长般的怜爱。

洞庭湖宽阔的水面承载着风云变幻、波澜莫测,风里来浪里去靠水讨生活的人们,大多是这个安土重迁的民族中的冒险家。他们告别家乡、远离父母,从西部山区出发,沿着江河搏击、靠漂泊讨得生活。可以想象,当他们看到君山岛,看到广阔水面边缘的岳阳楼和慈氏塔,漂泊路上一切确定与不确定,都在洞庭湖畔化作片刻的安静与踏实。

我曾在夜黑风高的风雨之夜,站在瞻岳门下,看洞庭湖电闪雷鸣。一道道闪电从云霄直插而下,与风浪交织,犹如大自然暴烈的音符在水面跳跃,撕裂长空的白光短暂而剧烈,我肆意感受旷野听惊雷的磅礴快感,看慈氏塔安然不动。

现存的慈氏塔为南宋抗金名将孟珙重修,是一座八角七层的实心砖塔,慈氏塔塔基由五层麻石铺砌,塔身由青砖砌筑,六根铁链从塔顶直贯塔基,起到了现代高层建筑的阻尼器和避雷针类似作用,彰显了古老智慧。

然而,慈氏塔本身的经历就像洞庭湖的波澜,不光只有岁月静好,也有骇浪惊险。南宋年间战火硝烟中重建的实心塔,无门无窗,带着对“固若金汤”的美好祈愿,而这种美好祈愿,确实让它在经历南宋烽火到抗日硝烟“千百劫”后,弹孔残砖历久弥坚,更显珍重。

梵文中“弥勒”直译为“慈氏”,还有一种说法,慈氏塔就是弥勒塔。与代表着“心忧天下”的岳阳楼不同,这尊弥勒塔,高耸岳阳通商码头一隅,千年屹立、千年静默,一直不太为人所知。作为往来洞庭的大小船只领航灯塔,它见证了熙熙攘攘来往人群和盏盏渔火星光,可以说是牵系万家烟火、承揽无数离愁。

洞庭湖水涨落,慈氏塔影千年沧桑。如今的慈氏塔,已经和洞庭南路一样,成为岳阳新的网红打卡点,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打卡、扫码点单声已然与檐角铜铃声交织荟萃,烧烤的气息把湖边的夜生活拉得更长。

此时,我再看慈氏塔,却如一位得道高僧,悄然藏身洞庭湖畔,用他那轻云淡的双眸,将万古长空融入一江风月、一城烟火,不露半点峰值。

罗新苗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